

运河传·澄泥

■ 魏华北

河连着湖,湖绕着城,游船走走停停,消磨掉小半天光阴。
船靠岸边。于教授立在船头,目光落在远处的古城墙角楼上,一只琉璃蹲兽恰好遮住夕阳,一圈圆光晕在它的周围散开,像是织了一张半边天大的蛛网。风顺着河道吹得有些急,吹得于教授心里空空的。于教授低头下船,不小心一个趔趄,幸好有吴乔的双臂接着,他终于踩实了河岸的老石阶。
“人啊,就像个旧发动机,转起来难,停下来也不易。”于教授正了正眼镜自嘲道。
“既然大老远出来了,您就把学院的事儿彻底放一放。”吴乔劝道。
于教授轻轻摇头,一丝孩子般的委屈,在他的眼角一闪而过。吴乔连忙岔开话题。
二人缓步走到“根一尘舍”,这是吴乔精心安排的酒店。
吴乔一直景仰于教授的才学和为人。吴乔毕业后,二人之间除去师生之谊外,渐渐多了些同道相成的默契。他们平素只以书信往来,一方偶尔提出观点或问题,另一方则不疾不徐,择闲时细加考证予以回复。

昨日,于教授突然发来一条短信,说是想来度假,问吴乔是否方便。吴乔驾车去高铁站接人,心想:教授一定是有排解不开的郁闷,他那么专注于事业的一个人,却有了闲情来此地。
酒店是城中民宿,庭院建筑,不大。前院正中间有个石雕的荷花缸,高高地挑出几枝红莲,东厢房里设了前台和一间极雅致的休息厅。等入住的间隙,于教授从博古架上取下一方砚台,细心地看。砚台古朴,泛着青光,砚额处伏着一只寒蝉,蝉的后足搭在两枚柳叶上,一枚青绿,一枚枯黄,蝉与叶有实物大小,栩栩如生。于教授此时的样子,像是在担心惊飞了蝉,或者是碰掉了叶。他移开眼镜,脸紧贴着砚台,瞪大的眼睛越发亮了起来。
“黄铜?”于教授轻声问吴乔,“还是青玉?”
吴乔摇摇头,抿嘴微笑。见教授心切,反问道:“说是黄河胶泥,您信不?”
于教授摇摇头,瞥了吴乔一眼,责备他卖关子。
“中昌府澄泥呢。”吴乔说,“应该是刘先的作品。”
“哦? 中昌刘先,果真不错。”于教授不信,小声念出底边的歉识,紧接着问道:“你们相熟?”
“有些往来,明日请他来见您?”
“今日便去拜访!”
出城二十里,便是张秋镇。乡村的黄昏才叫黄昏,灯光与天空相映,人声与犬吠沉浮,风一阵阵吹,青草香伴着炊烟的味儿,一切都仿佛沉入了隔夜的梦。

捉住一颗桃子的心

■ 尹小英

早上路过街角时,有个推大板车卖水果的大叔,一把窄刀刀在他掌心里转得利落,一颗桃子服帖地转着圈,薄薄的桃片次第落下,齐齐整整码在泡沫盒里。我挑了几个拎回家,低头看看自己手里的菜刀,又瞧瞧案板上那颗毛茸茸的桃子,只觉它宛若一个倔强的胖娃娃,正偷偷笑话我的不自量力。
果然,一刀下去,桃核滑开,桃肉歪向一边。再补一刀,厚的厚厚的薄。切到第三块时,桃子索性脱了手,滚进水槽里,沾了一身湿淋淋的狼须。捡起来接着切,盘子里渐渐堆出些大小不一的块儿,大的像骰子,小的像指甲盖,还有几片薄得透光,完全是下刀时没收住力气的意外之作。
我盯着这盘“杰作”发了会儿呆。这时想起外婆的话,切不好的菜,换个做法。于是把刀搁下,洗了手,开始徒手对付剩下的桃子。软熟的那颗,顺着纹路轻轻一掰,两瓣就分开了,断面毛茸茸的,透出淡粉的果肉。硬脆的那颗,索性用刀背拍裂,不规则的小块崩得到处都是,我拾起来丢进碗里,倒觉得这七零八落的模样,比方才那些刻意的薄片更生动些。
酸奶是早就备好的,稠得如同融化的奶油。我舀了两大勺,淋在那些大小不一的桃块上,又挤了小半勺蜂蜜。白色的浓浆缓缓漫过桃肉,大的还在表面探着头,小的已经整个儿陷

归乡记

■ 张朗宁

今年暑假,我从北京回到聊城,参加大学生“三下乡”社会实践。今年恰逢建党105周年、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,于我而言,这次回乡的经历也是一堂最直接、最生动的思政课。
在北京读书时,常听老师讲党史,也去过中国国家博物馆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,可那些宏大的讲述总像隔着一层。直到这次,我以实践队员的身份回到家乡,重新走在聊城的街上,才恍然明白——最鲜活的红色记忆,原来就藏在我从小走过的地方。
第一站我们去了孔繁森同志纪念馆。纪念馆就在东昌湖边,小时候学校组织去过好几次。那时,我只当是完成任务,走马观花。这次再进去,心境完全变了。
展厅里挂着孔繁森的旧军大衣,磨得泛白,打着补丁。讲解员说,他在西藏阿里工作那些年,工资大多捐给了藏族群众,自己省到要靠卖血补贴生活。我站在大衣前愣了很久。以前常听“缺氧不缺精神”这句话,以为只是一种形容,那一刻却突然懂了——真有人把自己逼到这个份上,不是傻,是心里真的装着人民群众,而且把他们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。
我们实践队在纪念馆里录制了一节微党课,我主动报名做讲述人。对着镜头,我说:“孔繁森离开我们30多年了,但他那种扎根基层、一心为民的精神,永远没过时。”这句话不是预先写好的讲稿,是我站在那件旧大衣前,心里憋出来的。
另一站是聊城革命烈士纪念馆。进门就是一面纪念馆墙,

刘先早已在街口迎候,他长衣长裤,身形瘦削,面目清明,温和少言,正是于教授想象中的匠人模样。没来得及到客厅里喝茶,于教授便迫不及待地去看砚的制作工序。
“家传?”于教授边看边问。
“早已断代。”刘先回道,“只有几样残缺物件传下来。”
“果真只是……胶泥?”于教授依旧将信将疑。
院子角落有一处又低又矮的土屋,刘先引二人弯身进门,慢慢掀开土炕上覆着的白色棉布,露出一块块泥坯,看上去坚硬光洁,犹如铜锭,触之又觉无比柔软光滑,像是发面团儿。
“醒泥,最关键的一个环节。”刘先略带神秘地说道,“这一块是醒了五年的,可以用来出作品了。”
“何谓醒泥?”于教授问道。
“觉醒,梦醒,醒悟……”刘先搜罗尽心中文词汇,“其实,就是静置在幽暗的空间里,去去火气。”
于教授若有所思,笑道:“既已断代,如何又操此业?”
刘先感叹:“老辈匠人借着运河商船往来之便,变黄土为生计,变胶泥为艺术,他们把自己的气脉融进了泥土的秉性,把澄泥澄浆的劳作视为生命的旅行,那些留存下来的宝贝,自然会给我们带来沿袭传承的启发和动力。”
喝茶、饮酒、聊天,不觉已至黎明。吴乔劝于教授回去休息,于教授却执意要去黄河岸边取土,亲自体验澄泥澄浆的妙处。
到了取泥处,日已高悬。刘先拿一把洛阳铲,大踏步寻点落铲,取一把土在手指间捻开,逆着日光照望,翕动鼻翼轻嗅,甚至送到舌尖上品味。于教授紧紧跟随,看得发呆。
刘先终于选中位置,一边挥锹掘土,一边做着讲解:“取土、晾晒、过筛子,然后泡泥、澄浆,揉泥成坯,醒泥制坯,工序多着呢。”
见刘先衣衫尽湿,干得起劲,于教授早受了感染,便撸起袖子,卷起裤管,招呼吴乔一起摊开泥土晾晒。
隔日,于教授亲手将筛选出来的泥土倒入池水,用木棍反复翻搅成泥汤,待粗泥开始沉淀,再以棉布作网舀出浑水,滤出细泥……如此往复,需要十来遍。
于教授气喘吁吁,满身泥污,吴乔劝他休息,他却干得更加起劲,一直到刘先喊“大功告成”时方才停下。于教授紧紧攥着棉布网,喃喃自语道:“没有它,再好的工匠也难以澄出渣滓,滤出浆水、沉浞好泥,更无法成就传世工艺啊!”
吴乔注意到于教授热泪盈眶,但是唇角分明露出笑意,轻松而骄傲。他不再担心于教授遭遇了什么,此刻颇感释然和欣欣。

古运河畔文脉昌盛
一支东昌毛笔里
藏着满腹经纶、学富五车
笔墨纸砚远离灯红酒绿
在僻静里不动声色,练习妙笔生花
于情深意长处拆解秋风

大篆、小楷、魏碑、狂草
一支东昌狼毫给白纸制造奇迹
饱满丰盈,其神采已是一字千金
翰墨濡紫笔令满室生香

临帖的人停下脚步相遇自己
心神已被笔、被墨、被纸附住
专注笔下锋芒,力透纸背
用我手写我心
布置行云流水,纸上江山
如人间的生活
疏密与虚实结合,铁钩与银划相当
才正恰如其分

竹马表演

以竹枝为马,五色布缠身
马首鬃毛飞扬
颈下响铃声传百里

诗和远方
就在家乡

东昌毛笔

(外一首)

■ 翠薇

看我后背彩旗招展
看我头上大汗涔涔
烟尘四起,金鼓连天
万马欢腾摆兵布阵
我已坐筹帷幄,决胜千里

锣、鼓、铙,声声震天
这群穿艳丽戏服的女人假戏真做
七十岁的老大大,忘记年龄
骑马走成开四门、双进门、绕八字
三龙出水、南瓜蔓
在广场上飞奔
艳丽的红嘴唇翹上天
戏帽上珠花、丝绦、绒球飞扬
盖住缕缕白发
黛眉巧画,胭脂遮住眼角皱纹

当她们越跑越快
把时间跑出来一条缝隙
回头望见了 自己的二十岁
到广场上亮亮相
跑出家门焕发青春

当我伸开双手鼓掌加油
恰巧和其中一位对视
她的眉眼之间
悄悄闪过一丝妩媚与娇羞

跟一朵荷借点颜色

■ 叶艳霞

午后热得人发昏,窗外的蝉声吵得人心慌。我放下手里翻了几遍也没看进去的书,鬼使神差地出了门。巷子尽头那方半亩荷塘,平日子里从不当回事,此刻却像谁在灰扑扑的地砖上泼了一汪绿墨水,硬生生把人的目光拽了过去。
我蹲在塘边一块歪斜的石头上,看那一朵离我最近的荷花。它半开着,外层的花瓣还青湿地收着,内里却已透出粉来,那粉是极克制的,从花心往边缘由浓渐淡,宛若宣纸上洇开的一滴胭脂,又被谁用手指不经意地抹了一把。我突然生出个荒唐的念头,这颜色能不能匀我一点?
日子过得太素了。办公室的白墙、电脑屏幕的冷光、地铁车厢里那一一张张疲惫而模糊的脸,全是没有温度的灰白。日子一天天过下去,人就把自己活成了一幅褪了色的旧画,忘了从前心里也曾有过那样浓烈的着色。我盯着那朵荷,恍惚间,那就是一个坐在深闺里绣花的姑娘,自顾自地美着,全然不知墙外有个衣衫黯淡的人,正眼巴巴地望着她手里的丝线。
风来的时候,花轻轻晃了一下。就那么一

下,我心里某个干涸的角落,如同被滴了一滴水。我试着用目光去“蘸”那花瓣上的粉,蘸一点,涂在早晨醒来的第一个哈欠上;再蘸一点,涂在路过西瓜摊时那扑鼻的甜香里;剩下的,全涂在远处人家窗口次第亮起的灯火里。原来,美是可以赊账的,先借来用了,等心里暖过来再还。
傍晚的风渐凉,我站起身,裤脚沾了泥,鞋面也溅了水,却发觉比来时轻快了许多。往回走的路上,看行道树的绿也深了一层,巷口摇蒲扇的老人笑眯眯的,连对面楼阳台上晾着的碎花被单,都忽然亲切起来。我这才明白,那朵荷其实什么都没给我,它只是站在那儿,就让我记起了自己原本也该有颜色。
夜里躺在床上,窗外隐约有蛙声。我想着那朵半开的荷,不知道明早它会开放多少。但我心里那点借来的粉,已经妥帖地收好了。不急,慢慢享用,到来年荷花再开,想必也是足够了。

